

老夫婦三次開刀記 (續完)

陳 廣 沅

四、自己胃開刀

4 / 8 日，星四，陳醫生來看並說一切已穩定，大概血已止住云。中午，克拉克醫生來又用探視鏡入胃檢查，據稱潰瘍傷處仍為一小點，如豌豆大，現時已不出血云。又輸血兩袋。

今日小便甚難，出來亦有血，此為昨日三位大爺亂擦所致。所出血與胃無關。

4 / 9 日，星五，陳醫生來說一切已好，血壓130/70，紅血球所含蛋白質 Hemoglobin 為11.1 (正常為13)。血份中所含紅血球 Hemotocrit 為31.9% (正常為35%至40%以上) 今日可移住普通病房。

4 / 10 日，星六，住入 138 室，鮮花及問病卡，源源而來，太太及子女亦常來探望，在特別護士間 Intensive Care Unit 不能有鮮花及問病卡，到此耳目一新精神一振。

以後數日即在病房養病，吃的漸漸加多加好，運動亦加多加力，人亦漸有精神。於是乎醫生們就加緊說服開刀。我真無意於此，現在我對此病之調護已經經驗豐富，因為已經三次出血三次醫好，好後並無痛楚，何必一定要割。

先是陳醫生輕描淡寫地說一兩句「還是割去的好，一勞永逸啊！」專家克拉克說「傷口雖小，但牠還存在，牠可以隨時隨地惡作劇，割去為佳。」後來院內外科主任闕德勒先生 James Chandler 來談，他說：「動手術，好！」我說「天生的東西好，動手術則失去自然的平衡，不好！」他說「手術是幫助自然屏去病理而恢復生機！」「我不信！」

後來三位同時來，克拉克說：「你這一次飲食十分小心，也不能生

氣，但牠仍出血，足見小心也不能阻止！」闕德勒說「牠隨時隨地可以出血，萬一你開車在半途出血，你軟了，你暈了，誰也不知道你生大病快死，打電話，無電話！叫人，沒有！你怎辦，等死？」啊，我驚了，我想這真危險了！我心已被說動，但仍說「七十八歲了，開刀，吃不消！」闕醫生說，「年紀大，無關係，我包，無危險！」「等我想再說。」

兒子媳婦女兒女婿都來會議究竟開刀不開刀。我說「在外科醫生方面，開刀是他的生意，這種大手術，開刀一次，要收入一千多元，自然主張開刀。不過在兩個內科方面，他們雖有些收入，沒有這麼多；為什麼他們也主張割呢？克拉克說『這毛病隨時隨地可發生，無論你如何留心！』闕醫生說『開車則車禍發生，如何是好？』我倒有些害怕了，以前真是無知。至於有無危險？我也衡量過：如果開刀順利，我可以多過幾年沒有胃潰瘍的平安日子；如果開刀不成功，竟至送命；我已經過到七十八歲，一切應做的事都做到了；你們的生活都比我當年過得好，一代勝過一代，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人，有什麼可怕的呢！所以我倒想嘗試一下！你們以為何如？」他們都贊成我的主張，早點辦的好。於是就將此意告訴陳醫生，陳醫生轉告專科以及外科。陳醫生面告此時主要工作在培養我的體力使能抵抗開刀時的消耗。於是每天吃好的，注意休息運動睡眠大小便體重等等。一切够標準後外科醫生決定四月廿二日星期四午間開刀。

4 / 21 日，星三。明午開刀，今日有許多事要做。護士來報告血液成份13.5，紅血球 39.5% 好極。陳醫生來說今晚要刮胸毛，要上迷藥。晚間藥師中國人廖大同先生來談，男護士來剃胸毛。西海岸小兒子夫婦打電話來，交大同學劉昌夏及江昭等都有電話來。

4 / 22 日，星四。下午四時半推入開刀間，闕醫同我開玩笑間，我已昏昏睡去。等我醒來時，腹痛如絞，大聲喊叫，無人理會。睡夢中覺得拼命掙扎叫喊，後來就不省人事。那時已在特別護士間，由護士看守；家人

一個不許進來。

4 / 23日，星五。醒來就疼，疼就由護士打一針。護士稱每四小時可打一針止痛，不到鐘點，不能打。特別間規矩，家人每日上午八時，中午十二時，下午四時八時，可進來探望十分鐘。孩子們分工來探。女婿在上工前，八時來探。三女在左近普林斯頓圖書館做事，每午吃飯時來探。下午四時二女來探；晚大兒晚飯後八時來探。

下午疼得很，叫護士打針，不可，疼得要命。睡在床上等死。鼻孔裡有條管子通進胃底，用抽水機吸取胃水，水經過鼻邊看見有些絳黃色。此吸水機使胃裡不存點水，令所割傷口乾燥易於結疤。自然不能飲食，用葡萄糖打入靜脈管內以便生存。無大便；小使用管子自己流出。所以，我雖睡着不動，飲食排泄均尚如常進行。

4 / 24日，星六。開刀醫生來，說「手術一切經過良好，壞胃割去一半，並且順手將你的膽石除去，免貽後患！我叫你在此多住一兩天，等穩定後再出去！」我謝謝他並請他隨時注意小心。陳醫生來大為高興，說「照規矩每動一次大手術，成功後可延壽廿五年！」姑妄聽之。

連日精神萎靡，整天睡覺，偶然坐起，兩眼昏光。有時看見窗簾布的花自己離開帘子，走空中踏步向我這邊走來，我用手抓牠，抓不到；牠漸漸又回去。有時面前有麵包牛油，我用刀在麵包上搗好牛油，手拿着向嘴裡送，送到嘴邊又沒有麵包。種種幻象，倒沒有見到鬼。

4 / 25日，星日。陳醫鬪醫都來，都說明後日可移入普通病房去。

4 / 26日，星一。今日開刀醫生叫護士實行一種測驗。晨八時起每小時飲水 50c.c. 至下午二時止，然後由胃內將水抽出。護士將進出量報告醫生，據說胃中存水過多，暫時不能放出。此時心內着慌，不知幾時方能放行。

4 / 27日，星二。八時起又來一次喝水試驗，下午報告上去。不到一

小時命令來到叫先將鼻中胃中水管拆除，又來命令叫將葡萄糖輸入管拆除，又來命令叫將小便管拆除。末了一個命令叫飲牛奶吃冰淇淋。吃前，護士警告，要慢慢吃，防腹內生氣脹人。我就慢慢吃了，誰知五六天未吃煙火食，一旦吃下，胃有些排外，不久即覺生氣，氣越過越大，越大越疼，叫護士設法。護士說祇有起來走路。多日未下地走，由兩個護士扶持，慢慢移步，非常吃力，好容易走了一個來回，約三四十步，吃不消，坐軟椅子上，軟椅使腰彎，疼，又換硬椅。

4 / 28日，星三。昨夜搬入單人房，在 A1 座，126 號。每日租金 100 元比雙人房貴 20 元。下午說有雙人房空了，隨即搬入，是為 J1 座 179 號，好極了，迎面大窗，看見廣場中汽車出入。過去五天悶在特別室，簡直如死在地獄，地方幽暗，即白日亦借助燈光，而來去病人皆係毫無知覺者。幸特別護士皆以此為光榮職業，據稱所得薪金與普通病房一樣，而她們的地位皆高出儕輩，她們皆富有同情心，專心致意地服侍病人，病人痛苦皆像她們自己受痛苦一樣，這些人真可佩服，真可謂無名英雄。

同房病人為一郵差，亦係胃病割胃者，鬪醫稱此人祇六十餘歲割胃無問題云。又對我說以後飲食不必忌口，什麼都可吃。我說酸也可吃？「可吃！」

到普通病房後，鮮花卡片又源源而來。探視者除親屬外，朋友亦多。今日下午有幾個朋友如林太太及田玲親自送兩大盆花來。

4 / 29日，星四。晨六時與，洗面刮鬚，洗身（在床上自洗），下地坐大椅上吃早飯：一個水泡蛋，一杯橘子水，半杯牛奶，一塊烤麵包（第一次吃硬食品）。吃後肚子不疼亦不漲。坐少許後，自己單身在外邊走一圈，護士在旁監護。回來躺床上休息。大便初為黃綠色，如嬰孩所排泄者然，繼有硬功，亦黃色，護士來看後報告醫生。

十時許鬪師來將腹部保護傷口之大塊紗布取去，我第一次看見所縫傷

口有十吋長，在胸口腹部中間，到肚臍爲止。他說，一二日內來拆線。午飯爲：烤番薯，番茄，生菜，咖啡，甚好。飯後小瀉，瀉後小睡。生菜似乎吃了不適。

下午郵差去開刀，換了一位心臟病者來，據說此人肺中有水，須將肺水抽去云。一會此人送去抽水，又送了一位黑人，喉頭不能說話，經開刀後屢來院求醫，住院云。

4 / 30日，星五。晨護士來叫黑人，那知道他已死去，隨即移出。早飯後大便拉稀。陳醫來謂一切良好就須準備出院。我於開刀後身體軟弱，事事需人，而內人又係病人要人招呼；回去如何處理。彼謂將派護士一人每週二次來量血壓打針，又派管家一人每週五日每日四小時做家务清潔工作，洗澡及做飯云。

午飯吃蚶子湯，火腿三明治，生菜沙拉，布丁，咖啡，吃得高興。誰知吃後肚脹腹痛，然種種方法如小便走路躺下等都無用，受罪三小時方漸舒適。五時肚更鬆動，五時半大便又拉稀。六時又來飯，豆子湯，牛肉餅，咕咕，點心及牛奶。不敢多吃。

晚闕醫來看，我說拉肚不適。他說「割胃後一般現象要拉肚，但此爲常態，不必制止。有人拉五六次者，那就必須吃藥了。你以後注意，就是完全好了，每隔多少天就會拉稀；何故如此，我不能解釋」云。

連日來探病者甚多：同學中有趙真覺學長及其夫人秦昭華自紐約來，又有劉軒吾夫婦、沈兆龍、錢益等，又有遠道而來之劉昌夏夫婦，普林斯頓大學中國教授陳大端夫婦、林壽海夫人等，大學內基斯特中文圖書館館長童世綱夫婦等，高情厚誼永誌不忘。

5 / 1日，星六。開刀醫生來將傷口線完全拆去，傷口完好，但甚癢，有時小痛。問「幾時可以盆浴？」「你幾時有力氣就幾時洗，沒有問題。」開刀以來迄未下水洗澡。每日由護士乾洗：在特別間時，下身亦由

護士洗，她們蠻不在乎；到普通病房時，護士代洗全部但留下身自己洗。

今日大便黃硬，醫生護士均滿意，我自己亦滿意。

連日無聊時即將家中送來之線裝西遊記閱讀，此書繡像繪圖，印刷紙張都好，宜於躺在床上看，比西裝書籍好得多。

5 / 2日，星日。陳醫來，我問出院後宜如何當心；他說「沒有什麼！少吃多餐！勿吃刺激物。」開刀醫生來，又問出院後如何當心。他說：「(一)你這個胃潰瘍平時不痛而出血，名叫『無警告之出血症 Silent bleeder』，非常危險；今已完全割去，以後不會再出血。(二)你現在軟弱，大概六個禮拜或三個月後當較強壯。(三)每天飲食要分六頓吃；可以隨便吃什麼，無妨碍。(四)大便拉稀如果嫌累，將來給你藥吃，現在出院無須吃藥。」

下午電話救傷車接洽回家行程，他們說「幾時出院，幾時打電話來，我們隨叫隨到。」

5 / 3日，星一。擬明後日回家，今日上午洗盆浴，由護士代洗代擦，並不覺累，甚舒適。洗澡同房，陳醫來稱有病人候床位，要請今日回家。遂電話救傷車準備八時回家。

回家後細想在院共住十六天，醫院費每日八十元共二千零八十元，開刀醫一千二百五十元，其餘醫生藥物在外皆由保險出。侍候過我的護士共有十二個之多。都是年輕愛做，其中有兩個黑人亦甚勤慎。第一訓練好，第二薪水高。走時將剩餘鮮花送給她們，又買些水果送她們，她們非常謙恭，可愛之至。

到家之次日，即有兩個護士來，此係護士服務公司派來，與醫院無關。她們先問病情然後量血壓溫度脈搏等。最後兩人代我洗盆浴，看傷口，並代搽皮膚油。彼此並沒有男女性之分別。其工價爲每次15元，由老人保險支付。

又次日管家公司派來女管家一名，黑人；稱每日上午來此四小時，每

星期做五日，週末不來；工價爲每小時四元，每日16元，亦由老人保險支付。住院爲每日八十元，醫生在外。故老人保險組織甚願病人回家，由他們供應護士與管家之費用。當日兩個護士又來，據說管家工作須由她們照管。她們看她疊床，換被單，吸塵，抹灰，洗衣等後就叫她替我盆浴，她們二位看住她代洗，並關照以後每星二星五盆浴，關照後，她們先走。浴後女管家上街買菜做飯，等我們夫婦吃完她就走。她做了兩個星期，第三個星期換了一個年青的黑人，我的精神較好，除每日在家走路外，我想種花，就叫她幫着拿花盆拿泥拿工具，叫她看着我種花。我又向她學做外國菜，如烤牛肉烤豬肉及做雞蛋糕等。第四個星期，我開始坐她的車子去菜市，我不出車。第二天我開車，她去菜市，我坐車中。第三天，我開車，她陪我進菜市，以後她陪我，我開車我進大菜市買菜。如是者四個星期，她的工作完成以後不來了，我自己獨立買菜做菜。太太兩腿不行，雖能走路，但不能立久做菜，所以都由我來。

護士每星期來兩次，來了六個星期，她們的工作也完成，以後每星期祇來一次替我打B-12及試血壓等事，至今未停。

開刀醫生開始叫兩個星期去看他一次，我五月十七日去看他時，我兩腿無力，走路走不動；我告大便拉稀，拉後渾身無力，他給藥吃。藥是鴉片煙精 Codeine 15mg 份量甚輕，叫每隔四小時吃一粒，拉得利害時吃兩粒。叫三個星期後再看他一次，我六月七日去看他，已能自己開車；吃藥，每天祇吃一粒。看他時我說一切均好，就是開刀後所失體重十磅未能增回，出院時爲113磅現仍爲113磅，他說，不會增加云。叫再隔四星期看他一次，我七月七日去看他時精神甚好，體重未增，每日仍吃一粒藥。此次叫隔三個月去看他一次。我十月廿二日距開刀整六個月去看他，他說一切都好，以後無庸去看他了。

現在回想未開刀前，每日要吃三頓 Mallet 每頓 10c.c.，每三個月至六個月要到醫院照X光看胃瘡還存在否。每天吃飯要注意不能吃犯法的東西，大便時要注意有無黑色的東西，怪事就是每次發大病總在春天四月！開刀後至今一切不管，什麼都吃，體重雖未增加並未減少。在醫院特別室之五天，回家六個月之軟弱，爲以上諸便利之代價，是否值得，只有自己知道。

我到英國留學（五）

吳國柄

加入同學們課外的活動

在英國的大學是男女同校，社交是公開的，男女同學非常的親切。在吃午飯時，大家自由談天、自由跳舞，很是活躍。我自從學會跳舞之後，就加入他們跳舞的行列，這是以前中國留學生沒有辦得到的。

英國學生吃過飯後，就男女成排地到公園散步，又說又笑又唱，因爲他們西裝革履，所以走起路來特別有精神，真是有海上王國的風度。他們邊走邊唱，手挽着手，令人覺得他們很可愛，多次想加入，但苦無機會，只好一個人在後面跟着到公園去。因爲他們有種族歧視，又因語言隔閡，自己就有種自卑感，不敢接近他們。自從敢和他們跳舞之後，自卑感就減低了。又和海倫有深交後，使我有登堂入室之感，觀念也改變了，因此每回吃飯時，我總帶着盤子，和海倫坐在一起共進午餐。

有一天，天氣突然好起來，人也覺得爽快。海倫吃過飯後，提議到外面走走，我聽見這句話，心裡很高興。同時海倫有個朋友名叫 Barberia，願意和我們一起去，另外旁邊的兩位男同學也願意加入，於是五個人成一排，我在中間，海倫在右邊，左邊是 Barberia，外邊爲兩位男同學，五個人手挽手走出校門，到公園去，一路走一路唱，唱的都是學校的校歌，氣勢雄偉，表現出少年男女的精神，因爲只有一點至兩點間的空間，所以在公園走一圈就回學校。

因爲這一走，很多男女同學都看到我了，都對我另眼看待。以後，若有好天氣，我都加入他們的行列，有說有笑有唱，唱的歌好多都不知它的